

品书录

她的焦虑,她的慰藉

读白小云小说集《牵着蜗牛去散步》

| 庞余亮 文 |

如果一个人的才华需要证明的话,有一个方式就是写诗。

那些出色的诗歌已经证明了诗人白小云。

如果诗歌也无法评估才华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画画了。

那些偶尔出现在微圈里的钢笔画,灵动,有着无限的勃勃生机。但,这个画画的白小云,真的是那个写诗的白小云吗?

直到今年,读完这本名叫《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小说集,一直恍惚中,温婉的白小云竟然将她笔下的主人公全部推到了固执的悬崖边,悬崖下面,是焦虑的云,是渴求不能的鸟鸣。

“固执”并不是贬义词,其实它有另一个强大的同义词,叫做执著。《牵着蜗牛去散步》里十篇小说,全与当下教育有关。“教育”一词,本来是温润的,如春风扑面的。但地球升温,应试升学的功利将“教育”一词烹煮得如烈火焚心。

但该如何解决?“蜗牛”能被我们牵着吗?它能跟着我们去散步吗?

做过教师的白小云,为什么要如此固执地书写内心的“蜗牛”,这“蜗牛”是她牵挂的,也是她写作小说的源头,因为“解决”——才是作为小说家的白小云的使命。

《不,妈妈》里的妈妈茉莉,儿子小柯,外婆芝香,三人在窒息的残缺的爱

里左冲右突。《有时候》里的无计可施的爸爸李东亮和声嘶力竭的妈妈米兰,还有别人家好孩子的压力,那张撕破的试卷里的触目惊心。《为母女时》中早熟的金小小和务实的金菊花,像是前生与后世,斗争无休无止,宿命的悲凉随身而来。在《第十二遍》中,白小云索性把视线逼近了教坛新星高何,演习了十二遍的公开课在强迫症般的训练后失败了,表面上看,那个徐飞是个捣蛋者,还不如说,这个捣蛋鬼的形象其实是启蒙者。这样的启蒙,与那篇《花仙子》中声名狼藉的花仙子的启蒙是异途同归。

“我只是想写写眼前应试教育中的人,展现学生、老师和家长共源又各异的困境,他们的必须和不得已,因为我们都先前的学生,而后是父母。”

这是白小云在这本书的后记《人的教育》中所说的话。“他们的必须和不得已”,等同于固执,白小云担负了当下和未来的所有的焦虑。因为焦虑而产生的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以及看不见的刀光剑影,令我们的视线欲罢不能。在小说《监考》中,小赵老师窥探的心理,信任和信任的纠缠。在小说《意外》中,那个彭思琦或者吴小妮,那句不确定的诺言,在岁月的腐蚀下,变成了自我欺骗或者自我麻痹。从童年到少年,

再从少年到青年,直至我们的晚年,白小云没有写出《老同学》中三个老同学“策划”的老人走失案的结尾,肯定不是喜剧,当然也不能是悲剧。

“写作过程中,我常常被困境中的他们教育,被自己如此虚构的忧心忡忡教育,就只能展示不能判断的矛盾迷惑教育,被人性本真的坦然与隐藏教育。”

白小云一直在寻找解决的途径,因为这个瘦弱的作家是非常有野心的,她敢于和现实当面碰撞,她的消化能力如此强大,在我最喜欢的那篇《挂在墙上的孩子》中,秋生找到了护城河里的黑鱼,捅破了一层心理障碍。虽然那个没有名字的儿子下围棋要赖,但是慰藉已经来临,来自内心,来自远方的美国第三十八届“最臭运动鞋”大赛,焦虑的地球被白小云推动,晃了一晃,带来了渴求的春风和文学的慰藉。

从这里开始,解决找到了一条通向秘密花园的小径。

——不是焦虑的我们牵着“蜗牛”去散步,而是经历了百般碾压的“蜗牛”们,没有放弃我们的“蜗牛”们,牵着焦虑的我们去散步。

《牵着蜗牛去散步》,白小云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定价:35元

上架新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8元
王隽妮译
[英]约翰·艾略特·加德纳 著
《天堂城堡中的音乐:巴赫传》



音乐能够折射出广泛的人生经历,巴赫的人格由他的音乐思想发展、磨砺而来。本书以十四章,作为十四条轮辐,全部通向同一个核心——作为人和音乐家的巴赫。本书译者王隽妮,中国科学院地理学博士,巴赫乐迷。

译林出版社 128元
李双志译
[比利时的哀愁]
雨果·克劳塞 著



《比利时的哀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借十一岁少年路易斯的视角,勾勒出社会动荡不安的生活画卷与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格拉斯的《铁皮鼓》等量齐观。

天天出版社 49.80元
周晓枫 著
《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



这本童话里有无奈、误解、忌妒、猜疑、谗言等等各种通常被称之为“负面情绪”的真实元素,不过,我们会发现,这些情绪是生命中自然会存在的本来之物,我们终其一生,都可以逐渐练习怎样更理解、更共情。

春风文艺出版社 58元
班宇 著
《逍遥游》



《逍遥游》是班宇继《冬泳》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录了七篇风格殊异、故事时间跨度横跨三十年的中短篇作品,呈现出更为开阔丰富的面貌。班宇,1986年生,小说作者,沈阳人。

百草园书店提供

夜读偶记

“在人间,我们稍作停留”

读李晓愚的诗

| 伊甸 文 |

李晓愚的诗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成熟——这不仅是指她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尝试是独特又稳健的,更是指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思考是敏锐而又深沉的。一般来说,李晓愚这种年纪,对于死亡、消逝,往往还会有一些浪漫主义的伤感和抒情,但她却已经像哲学家那样,冷静地思考人的生和死,用一种有穿透力的目光去看待人世间的一切。

晓愚对人生的参悟,有一种特别的冷静,甚至冷静得有点残忍。她的诗没有那种装模作样的叹息和惊讶,她是一个理性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她并不是故意把自己设置为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这种冷静的写法基于她的一种美学理念:诗歌需要克制和镇定。克制和镇定更有益于传达情感和思想的力量。

除此之外,晓愚的诗歌中还体现了一种逆向思维,一种怀疑精神。逆向思维和怀疑精神,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品质。她在《废物指南》这首诗中写道:

如何成为一个废物
像石子那样
毫无负担地睡在路旁
或干脆像道路
任人踩踏
从不喊痛

这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去去做一个废物,而是命运的残酷性恰恰就在于——我们大部分人,在历史的河流里,只不过是漂在水面上的一片片无用的落叶。晓愚这样的诗句表面上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实际上她不过是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相,某种别人不敢直视的真相。

再来看《遥远的桥》中的一段:“它弓起背/跨在小河上/像一副担子/一头挑着生者的粮食与居所/一头担着逝者的叹息与凝视……”诗句看起来

简单,却别有意味,这是对生与死的一种独特的感受。另一首《孤星》也是她对生活现状的一种沉思:“我已学会妥协和平庸的艺术/这方面,我是个全能演员/妻子/情人/母亲/女儿/圣徒和骗子/诗人与小偷/我存在于一切称谓的罅隙中……”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自省和自诩,对自身生存本质的冷漠无情的解剖。

优秀的诗人最好是哲学家,至少也应该有哲学家的成分。晓愚对哲学的关注和思考,使她的诗有了一种不同于别人的思辨特点。晓愚在《羽毛》这首诗中这样写:“多数时候,她像羽毛一样轻/像无一样没有痕迹/像没有一样寂静……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万有引力/有时飘坠,有时飞扬/有时希望,有时绝望/但它的存在始终是无/拥抱它的悲伤就像拥抱没有一样寂静”。在这首诗里,“无”和“没有”这两个抽象的词,变成了两个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物体,语言和想象的独特出人意外。但表达上的这种求新求异并不是她的全部目的,她追求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独特和新颖。这一点来自于她对哲学的兴趣,她看过很多哲学书,所以她才有底气在她的诗里呈现浓厚的哲学色彩。

再来看一下她的《芦苇》。这首诗有一个题记,就是帕斯卡那一句名言:“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这首诗是对帕斯卡这一句话的诠释——实际上,更侧重于对帕斯卡这句话的前一句的诠释,即: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地铁上/世界赤裸着身体/一闪而过/没有一个招呼/我们是彼此的陌生人”“街道收纳我/如同收纳一个弃婴”。最后一节她这样写:

当湖水褪去最后的柔情
大地将痛苦赤裸裸地示人

那时
我就燃烧自己——
取暖

晓愚的诗大多出自内心及自身生命的特殊体验,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思考。她并不刻意地去思考社会,思考政治,但如果自己的生命体验够独特而深刻的话,那么这样的诗同时也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思考。我对诗歌的鉴赏特别注重“独特”,即与众不同,最好天马行空。当人们都在同一角度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当别的诗人在传统或者习惯的立场上写这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甚至从相反的角度去写出自己特殊的感受。正如埃利蒂斯所说,诗歌永远要追求“纯新的东西”。我很喜欢晓愚的这些诗句:“摄像头才是时代的隐喻”“身体如同一杯啜饮后被空置的酒杯”“关于离别,她有一套优雅的哲学”“她靠阅读卡夫卡矫正时钟上的日期”“沸腾的欲望/好似煮熟的扇贝”“尘埃是时间的肉/时间是人造的肉身”……这些诗句以它们特有的灵性和洞察力吸引了我。

晓愚近期的诗有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联系起来的倾向,所以她的诗歌的境界更加开阔,她的诗歌的意蕴更加深邃,她越来越能勘破人性和世界的奥秘。比如她写给奥威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不仅仅是在以诗歌的方式,承担他们两位用小说方式承担的人类苦难和忧患。晓愚的诗真正做到了“在人间,我们稍作停留,然后就返回宇宙的肉身”。我相信,她会写出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有力量的诗歌。

《到你的房间看月亮》,李晓愚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定价:45元